

人生旅途

——从一个海畔里娃到大学学者

朱立文 著

人生旅途

——从一个海畔里娃到大学学者

朱立文 著



福州 文苑斋

二〇〇二年四月



作者参加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 50 周年系庆留影(1997 年 11 月 28 日)



作者编著部分书影



作者与夫人在香港观光留影(1993 年 10 月 2 日)



作者全家福照(1998 年 1 月 28 日)

前 言

一个人降临世间，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开始，揭开生活的篇章。由于各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素质的不同，则决定其循着不同的轨迹运行。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总不是笔直的，它犹如一叶小舟漂泊于江河大海之中，饱受数不清浪花的搏击，乃至惊涛骇浪的冲刷，历经沧桑主沉浮，走向一个又一个生活的彼岸，我也不例外。曾记得，我有十多年生活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目睹旧社会的千疮百孔，亲遭外侵内患的厄运，乃至逃难与辍学。而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得解放，我也成为幸运者，完成了中学学业与接受大学本科高等教育，光荣走上工作岗位，为社会服务直至退休。此间经历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时代洪流的洗礼，也遭到“文革”动乱的劫难与无端的诬陷。既尝过成功的喜悦与甘甜，也领受艰辛和苦辣的滋味。我非常感激党和人民政府、家庭、学校老师的教育与培养与学友同事的帮助支持，我所取得的业绩离不开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人生犹如一道道的旅途，作为退休的人儿，总不免还会追忆往事，反思已经走过的生活道路，我也不例外。在家人与朋友的鼓励支持下，我遂动笔写下个人回忆录权为自传，取正题名为《人生旅途》，副题名为“从一个海畔里娃到大学学者”。尽管力求客观反映，惟由于岁月流长回忆的困难，自身文笔和其它方面水平所限，必有

许多讹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人除了编著书稿与撰写学术论文之外,还写些随感文章,现从中选辑部分附后,内容大都与厦门大学的人、事、风物有关,且鲜为人知,以飨读者。

朱立文

于厦门大学海滨新村

2000年12月初稿

2002年1月定稿

目 次

前言	(1)
第一章 湖畔里娃	(1)
第二章 临头蒙难	(4)
第三章 求学之梦	(7)
第四章 重返校园	(10)
第五章 高中学涯	(13)
第六章 学子情怀	(16)
第七章 喜上大学	(20)
第八章 学习攻关	(24)
第九章 留校从业	(27)
第十章 亲历“文革”	(31)
第十一章 下放境遇	(34)
第十二章 新的征途	(37)
第十三章 重尝苦甜	(40)
第十四章 驱散恶雾	(44)
第十五章 换岗磨炼	(48)
第十六章 激流奋进	(52)
第十七章 从容尽责	(57)
第十八章 勇挑重担	(60)
第十九章 竞吐芬芳	(64)
第二十章 业精生辉	(68)
第二十一章 书匠初露	(71)
第二十二章 跻身学坛	(77)

第二十三章	爱心刚正	(81)
第二十四章	走向世界	(84)
第二十五章	退休年华	(87)
第二十六章	霞光发迹	(91)
第二十七章	趣事年表	(95)

附文：

1. 厦大创始人——陈嘉庚
2. 陈敬贤先生襄助胞兄创建厦门大学
3. 陈嘉庚女婿，东南亚著名华人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李光前
4. 国际文坛名人林语堂
5.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
6. 郁达夫与厦门
7. 郭老(沫若)心中的厦门大学
8. 王亚南与“野马轩”
9. “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缅怀王亚南校长
10. 俞爽迷在厦门大学
11. 学者与图书馆——悼念史学家傅家麟
12. 科学家的图书馆情——我所知道的我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方宗熙教授
13. 厦大建校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事略
14. 厦大图书馆馆史片断
15. 书林漫话
16. 古籍丛谈
17. 话三十年代的《厦大图书馆报》
18. 鲁迅与书籍、厦大图书馆
19. 马克思为写《资本论》博览群书
20. 恩格斯《从猿到人》的早期译本
21. 议修“方志”

22. 《鹭江志》搜求记
23. 也谈《鹭江志》
24. 话“俞良甫版”
25. 略谈林语堂英文写作的理念取向
26. 科学家的天职——读萨本栋“科学研究”一文
27. 王亚南未写完的一本书《生产经济学》
28. 喜读海外校友佳作《苏林华文集》
29. 厦大校址与郑成功遗迹
30. 古海防——厦大“白城”
31. 厦门大学楼名趣谈
32. 话“鼓浪屿地名”
33. 眺赏——登武夷天游峰
34. 踏进闽西红土地
35. 闽江口的明珠——琅岐岛
36. 神奇的石林
37. 三峡掠影
38. 丹东之行侧记

第一章 海畔里娃

我于1935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七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闽江口的琅岐岛上。这个岛古时称谓“海畔里”,顾名思义乃是临近海的地方。这里的娃儿就成了“海畔里娃”,平时经常打着赤脚往河浦海边玩,不是戏水,就是与泥巴打交道。我的家在下岐乐村右铺,处于岛的中心地带,可出家门不远就是河浦,再往前便可望到茫无边际的大海,自幼就陶醉在大自然之中。

童年,我常约邻居同龄人一道到河浦玩,有时还能捕到一些小鱼,大家瓜分后高高兴兴地带回家向大人炫耀。我们大都在海水退潮后才去的,各带小木桶或竹篓。到了河浦就扒土围起积水窖,同时接起竹篓,篓口朝高地势,一边让水往低处流,一边用木桶往外泼水,待露出泥浆则开始用双手摸搜,抓捕鱼虾螃蟹,最后再瞅瞅竹篓内有否自动跑进的鲜货。遇捕到较大的鱼虾,大伙更是乐滋滋的。当然也不是每次都会有收获,因此,围积水窖的攻势,不是一次就能奏效,有时围了好多次。当临近晌午或傍晚的时候,则收拾回家。尽管我们打着赤脚卷起裤管下去,可还是弄得满身泥巴,衫裤也湿透,但全不在乎这些,因为已是习以为常,这一切成为一种生活的乐趣,也可谓之“童趣”。

我们这些娃娃家,论经济并不富裕,可为小孩买双鞋还是有能力的,由于生活环境积习,因此小孩平时都不穿鞋,只是晚上睡觉前洗了脚才穿上草履或木屐。逢大年初一的正月头几天或走亲戚时才穿上布鞋。即使到了严寒的冬天,脚上长疮或皮肤裂流出血,也照样光着脚,从没上医院诊治。疼得厉害就用土办法处理。记得当时我们岛上经常有大黄花鱼上市,各户吃鱼时都会留存鱼胶晒

干片，这时就剪几小块放在瓷酒杯里加点水，再置放厨灶刚烧过的草木灰堆中烤，待溶化后取出往皮肤裂口处敷让其愈合。正是这样逐渐使我们养成勤朴耐劳的良好习惯，孕育着海畔里娃的品性。

游玩乃是娃娃的自然天性。我们家附近有两座庙宇，一是大王宫；另一是妈祖宫。这也成为我们小伙伴们经常捉迷藏的地方。庙宇座落山坡，而大王宫在山顶上，门前有数十石阶，我们常以此进行攀登比赛。后山树木葱葱，巨石奇列，登上则可眺望海上船只的行驶，真是海阔天空，云海一色，怡然自得！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个乘凉的好去处，不论大人小孩都来到这儿。后来这两个庙宇成为村里小学的校舍。

岛上迎神与游灯的风俗，也是海畔里娃长年盼望来临的好日子。例如，临近农历大年，大王宫的大王爷就由人抬着下去，挨户迎着作为神供祭，祭品因户而异多种多样，我们娃娃们就跟着观摩凑热闹，过后还会向家里大人评述所见所闻。而邻村的上岐九使官神爷供祭方式更为别致，乃由强健的年青人抬着，每到一处则犹如赛跑般飞驰抵达供祭点，观看的人群争先恐后，其紧张气氛尤以引人入胜。海屿村的齐天大圣宫的神爷也被迎出供祭。而游灯乃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晚，于上、下岐村的朱、董、江三大姓氏聚居地举行。每姓氏轮一晚，分别由各户出灯，绕村周围游行。灯笼由各户自制装在灯架上，一般每架十盏，灯架由人提着列队象长蛇阵般前进。而灯笼款式千姿百态，游灯不仅增加节日的气氛，同时也是各户灯艺的展示。记得我家也是每年必出灯的，祖母剪花灯的功夫这时就派上用场。当时没有时尚电灯，灯笼都是点着腊烛，生恐游灯途中熄灭，故都多带备用。夜间游灯犹如月亮伴星星，特别是沿海边河浦路上行走，更显得格外迷人，如龙凤抢球飞舞闪烁夺目，栩栩如生的灯笼，也令人拍手称赞叫绝。娃娃们总是挤在游灯队伍的最近处，分享节日的乐趣。

此外，逢中秋节也是我们娃娃们热衷玩摆塔的日子。在此前我

们就结伴筹划，确定摆塔的地点，准备着袋子四处寻找破瓦片和柴火。节日那天就开始砌塔，越大越显气派，塔下端都留洞口供木柴往塔内烧火。仿金字塔形上尖下大，高度一般近体高，同时讲究牢靠壮观，从而也成为各自砌塔技艺的比试。到了晚上月亮出来，大伙就聚塔边往小门起火烧柴，骤然塔内火光冲天，眼见与月亮相映照，则边烧柴边赏月，可谓乐哉！那时几乎每一空旷地都有娃娃们摆塔烧柴，也迎来大人的观摩，场面热闹非常，至深夜方告结束将塔内火扑灭。据称这种摆塔的习俗始于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年戚继光将军率兵在福建莆田平息倭患，翌年回师到福州在于山醉石亭上大摆庆宴。而百姓中秋赏月举行庆祝活动，也以各种物品摆设告慰祖先，托福平安。有的摆家珍，也有的摆瓷陶或泥塑艺术品，还有的以木构塔等等，遂后逐渐发展出现摆塔赏月。少年以瓦片砌塔摆设则更为盛行。故古代有诗人曾曰：“儿童拜月亦拜塔，联臂膜拜歌且笙。”这一切乃是一种具有爱国色彩的活动，可当时年幼不得而知只作为儿戏。

童年的乐趣显得多么洁白、活泼、天真、可爱！却已一去不再复返了。

第二章 临头蒙难

我出生之时，那是一个中国百姓处于外侮内患的苦难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敌机经常在沿海骚扰，琅岐岛上乌云密布，不但生产遭挫，商业萧条，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则有名无实，而且危及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那时，我曾跟着家里人四处逃避敌机轰炸，早出晚归。有时上山躲在溪边的石洞、水沟；有时下到停泊河浦的渔船上。中午不敢在野外烧饭，生怕炊烟暴露目标，遭敌机滥炸或机枪扫射。因此，都是早晨出去时就准备好午饭带去，届时才就地进食。有时往上岐后巷姨妈家跑，她的家座落在泰山宫后的山窝里，似乎不易被敌机发现，成为避难的好去处；这里比跑野外的境况好得多，不必忍受风吹雨打日晒，也不用愁吃，惟不好长住增添亲戚的麻烦。尽管如此奔波，但不时的敌机声仍给人们带来不安的心态与灾难的警钟，百姓祈望的却是要过着和平、安宁、祥康的日子。

在传闻日寇将占领我岛的日子里，岛上地痞歹徒蠢蠢欲动，扬言抢劫乡民资财，顿时弄得人心慌慌。幸好一些有正义感的族亲，倡议组织拳头馆（即武术馆）自卫维持社会治安，不少人入馆参加练武。当时我年纪小，只是有时与三哥一道前往观看。在其影响下，我们在大哥卧房的楼上模仿设香坛自行练武，除了操拳也置了木棒。每逢舅翁来我家探亲，就请他们传授功夫，他们曾与武术名师结拜兄弟，对拳棒之术均颇有一手。我们虽为初学者，惟藉以壮胆时常进行夜间巡视门户，防止歹徒不端的行径。

1941年4月间，日寇经连江县的川石岛登陆我岛驻扎，肆意对我民众挨家搜查。我目睹这些侵略豺狼个个佩带大马刀作威，来

我们住处厅堂东张西望，然后又到邻居房子去。从不放过我中华的同胞，据称有人被抓到泰山宫（琅岐中学现址）门口惨遭毒打，甚至施用尿粪灌肠侮辱我同胞。当时岛上充当汉奸的伪维持会人员，还强迫各家各商店悬挂日本太阳旗，美其名以表与日本国亲善，实要我同胞当亡国奴。日寇集中驻扎我岛的中心区，司令部设在上岐村江氏祠堂，门口架着火炮，并有卫兵守着。有次，家里要我去衙前过透街的表姑家传话，那就得从这个祠堂门口经过，我壮着胆走过去，可心里确实很不自在，虽然那时我年幼还不清楚这场中日战事的原委，可现实已经蒙受了亡国奴的奇辱厄运！在我的幼小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也是我终身难忘的。

在日寇未进岛之前，抗日的风暴也席卷到我们这个海岛。那时我还没念小学，有次大姐带我去她学校（即江氏祠堂，原为琅岐中心小学）观看抗日宣传演出。“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悲壮怒吼的歌声，以及“放下你的鞭子”话剧场面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故对日寇进驻我岛很反感，而在日寇驻扎期间，我岛也曾发生我方武装袭击日寇的事件，传说纷云。有一夜晚，我见到穿黑制服的武装人员沿街而过，有的说这是我方盟军东南班，使用新式武器；也有的说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但只要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百姓都投着喜悦称赞的目光。事后得知他们的行动确是神出鬼没，打了就跑，日寇也奈何不得，逼其不敢久驻，果然不久，日寇就撤到外海的川石岛。

在国民党当政之时，官僚们对百姓则是施行专横跋扈，仗势欺诈，我们家也曾遭此境遇。我们家的后山住户是国民党某炮台台长，有一天公然以“台长之地”木牌竖在我们家后山菜园的中心点，企图强占我家的一半菜园。父亲虽请族亲出面与其论理讨回公道，却无济于事。记得那一天，我从小学放学回家，见家里人都为此事愤愤不平，自己也伤感地流下了眼泪。不久被强行在菜园的中心点砌起了地基。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有什么公理可言！只指望日后

这些霸棍必有“恶有恶报”的可耻下场！还有“抓壮丁”也是百姓难以忍受的，先是高额派捐，谁能承担，只好想方设法逃避；可当局的保安队就时常采取突击的行动抓捕，被抓走的则难以有望自由归来，弄得家破人亡。谁不怜惜自己的亲骨肉？我的三哥年纪比我大好几岁，就面临“抓壮丁”的厄运，自然家里人很为他担心，因此晚上就不让他外出，当听到狗吠声便疑是保安队来，叫他穿夜衣（蓝黑衣裤）开后山门躲到树林里，我也常陪着跑。

当局腐败无能，也导致社会治安混乱，偷盗抢劫以及械斗事件四起。我们的家就曾被偷窃过，乃从屋顶掀瓦潜入盗走物品。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是1946年间发生的一次械斗，规模较大，双方伤亡惨重。据说是“江”、“翁”两姓，因田间引水纠纷导发的。江氏指挥部设在江氏祠堂，该祠堂当时正是我就读的中心小学校，于是我们被迫停课。起初我们几位同学好奇地跑到学校后山“文昌阁”玩，恰好看到参加械斗的人从前沿抬回几具尸体，真叫人瞪目发呆，为何政府无法制止？为何百姓自相残杀！江氏聚居上岐村，为防备海屿村翁氏暗中前来袭击，就在上、下岐交界处筑起工事，设置岗哨。这也导致我们居住地（下岐村）气氛紧张起来，于是族亲（“朱”、“董”两氏）生恐卷入这场械斗或发生不测，便组织本房年青人进行自卫训练，原陈放多年的尖竹竿（即套着夹刀铁器的竹竿）也下了地。同时还聘请外地人前来指导练枪法等等。这时似乎整个琅岐岛都笼罩着浓浓的火药味，乡民心理惶惶不安，百业停顿疲惫不堪，谁也料想不到将来的结局如何？后来多亏一些正直社会人士四处奔走从中协商，才平息了这场械斗。

千疮百孔的社会，多灾多难的境遇，也冲破我们这些少儿幼稚、童贞的心态，陷入命运的无限沉思！

第三章 求学之梦

家父虽只念两年私塾，但还是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在我们未进学校接受教育之时，就督促识字、练字、珠算等。因此，《五言杂字》、《尺牍》和《三字经》诸类，则成为我的启蒙读物。七岁开始进本村小学（即“乐村小学”）念初小，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曾跳级插班两次，同时被老师指定为“小先生”辅导差生，可是辅导效果不佳，遂受到老师处罚挨打手心。那时教师体罚学生不足为奇，不是罚站就是打手心。那位差生更是受到重罚，中午留校不得放学回家，称“饿午餐”。

九岁之时，家里要我到父亲经营的小店铺与祖母同住作陪，而这店铺乃靠近上岐的琅岐中心小学，于是就转学该校念直至毕业。中心小学毕竟各方面教学设施比原有初级小学好，课外活动内容方式多种多样，我曾参加乒乓球、种菜劳作活动，以及“学用品消费合作社”值班等。有一次，学校举办毛笔字竞赛，我荣获奖赏。假日也经常和同学一道爬山、玩泥塑像，或到河浦海边捉鱼虾螃蟹等。有时也帮家里挑水，上山砍柴或扫树叶供起火。逢放农忙假，还到田间捡稻穗。大自然永远是自己活动的广阔天地。

1947年暑假小学毕业了，我多么想上中学，可是不能如愿。那时岛内还没有设置中学，升学就要离家到省城福州中学校寄宿，这样学用费可观，故一般人家承受不了就不会让子女去升学。就我家情况而言，那时好不容易支撑大哥念到大学毕业，现又支持二姐上中学，则无法再让其他人上学。况且家里发展实业又需要男孩当帮手，过去三哥正是这样小学毕业后就留下帮忙，如今自然轮到自己。因此，当家里决定要我留下也就答应了，升学则化为泡影，成为

一种梦想。父亲觉察到我很想念书，就同本村小学国文教员叶老师商量，晚间到他宿舍补习古文，总算有书念也甚为高兴。而白天就在店铺学料理店务（出售日用杂货与鱼产品等），这时珠算也练得更精些。同时还系统地学着干农活，不论田间或山地我都去尝试。曾跟着下田学插秧、耙草、割稻，乃至远处的外洋洲田我也去过，早上出发带午饭乘渡船过去，到傍晚才收工返回。山地劳动得爬山越岭种地瓜、施肥、锄草、收成。记得有次收地瓜季节，还在山上搭草棚过夜，听到的就是溪水流动的潺潺声和穿山大风的吼叫声，起初心扑扑跳有些紧张，过后也习惯了，还好没有遇到野兽，我小学的一位同学在山边劳动就曾被海豹咬死。我也曾登全岛最高山峰的九龙山顶劳动，不但可以沿途到天竺寺尝佛光，而在顶峰上还能饱览远方茫茫大海的景象，广阔绿色田野的画面也尽收眼底，真是个绝美的精神享受！

转眼辍学在乡间生活了一年，光阴流逝很快。初夏季节我陪母亲到福州医院诊治，适逢中学招生酝酿之时，当我看到父亲与人合营店铺附近的私立福商中学招生广告，则萌发升学的念头，就说服父亲让自己去该校报名试考，当时父亲并不支持我升学，可能以为我已经停学这么长时间根本考不上，也就勉强答应我去试试。料想不到考试揭榜时到学校一看，却有自己的名字，我高兴地跑回来告诉父亲。我想应争取这次求学的机会，就向父亲表示，就住在店里不必寄宿学校，搭个简易床铺就好，膳食也在店里搭伙，可以节约开支，必要时还可以半工半读帮忙料理店务。父亲的朋友也帮我说话，最后我父亲答应了，我终于注册上学，求学的梦想得以实现，但这条求学之路对我说来并不平坦，那时还没实施义务教育。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学费较高，由于当时社会不稳定，国民党通货膨胀，纸币金圆卷可怕地贬值，故学校收学费也以大米实物为标准，记得每学期要交两石（计三百二十市斤）大米，照时价缴交。我十分珍视这次求学的机会，我上完课除了向图书馆借书外，就是